

海上



书简

纽约

张旭东 著

Letters from New York

9
0.1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C539
Z210.1

Letters from New York

书简
纽约 张旭东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书简:随笔、评论与访谈/张旭东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

(海上风)

ISBN 7-80678-499-3

I. 纽... II. 张... III. 城市-文化-评论-文集

IV. C91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8661 号

纽约书简:随笔、评论与访谈

张旭东/著

责任编辑/隋丕宁 特约编辑/文 森

技术编辑/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王 慧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5 1/16 印张 13.75 字数 170,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书号:ISBN 7-80678-499-3/I·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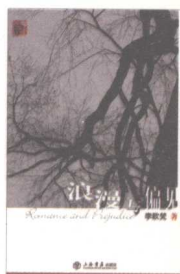
定价: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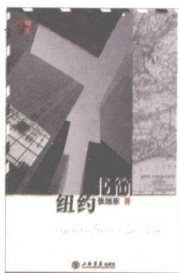
张旭东，1965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现为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兼职）。主要中文著、译包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本雅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启迪》（本雅明）、《幻想的秩序：批评理论与现代中国文学话语》、《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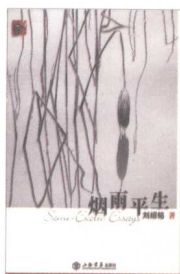
如此繁华
王德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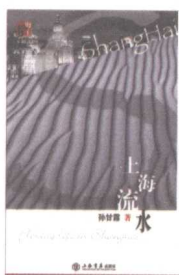
浪漫与偏见
李欧梵 著



纽约书简
张旭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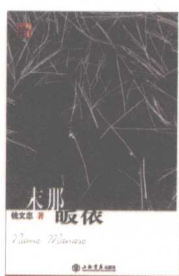
烟雨平生
刘绍铭 著



上海流水
孙甘露 著



迷失上海
巴宇特 著



末那皈依
钱文忠 著

责任编辑:: 隋丕宁
特约编辑:: 文 森
整体设计:: 王 慧

序

这个小集子收的是我 2000 年至 2004 年间的随笔、评论和对话。

自 1999 年转职纽约大学，平静的书桌被置于一个日夜喧腾的大都市背景之中。NYU 位于美国波希米亚文化的发源地——纽约格林威治村 (Greenwich Village)。学校没有围墙，与城市不分彼此地交织在一起，教授和学生大都习惯“混迹”于种种“公共空间”，连闹革命（比如目前仍在持续的博士生要求成立工会的抗议活动）也得在咖啡馆、酒吧里进行。以往只在图书馆翻阅的报刊杂志，如《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国民》杂志、《哈泼杂志》、《新共和》等等，一转眼都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戏剧演出、电影节、音乐会、画展、公共演讲和文学出版活动川流不息，像一种自然现象，把人笼罩在它的氛围里。对于国内，特别是北京、上海的学者来说，卷入和参与公共文化生活、介入大众公共媒体或许是家常便饭，但对于基本上地处郊区、远离尘嚣、谨守专业本分的美国学院象

牙塔来说,纽约完全是一个异数。在大都会生活的岸边,书斋里的学者即使不下水,也往往难抵诱惑,应了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老话。这种个人生活背景的变化,大概可算是这些小文章的背景和缘起。

2002年夏天回国讲学期间,应《文汇报》“笔会”版之邀,开始为这个版面写专栏。当时很想借这个机会逼自己更多着眼具体现象和问题,从小处落笔,蜕去学术理论的鳞甲,恢复一点“文人”的触觉,便一口答应下来。最初讲好每月一篇,多则不限。可一开笔方才知,写专栏,大不易,决不是凭一点雅兴,用学术研究的“余墨”就可以打发的。骑虎难下,勉力写下去,但间隔越拖越久,终于落荒而逃。人在兴头上时,往往不但不自量力,而且还要滋事,硬拉无辜的旁人入伙。我一直喜欢王安忆的散文创作,心想如果她在上海写,我在纽约写;她以作家身份客串思想文化评论,我以学者身份客串小品文人间世,各以副业摆个“双城记”的龙门阵,不亦快哉。这本是我自己一时的莽撞,不料“笔会”编辑不但认真,而且神通广大,马上跟王安忆讲好,她的专栏取名为“本地书”;我的专栏就叫“纽约书简”。这本小集子里一多半的文章,就是那些“书简”。

想来,自己写点小文章的冲动,拔高了讲,是要反抗美国学院体制的专业化桎梏和眼下国内学术思想界介入公共讨论的无力状态;以平常心论,则是出于自己对小品随笔这种文体以及报刊专栏这种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体制的好奇。前者题目太大,暂且不谈。后一点则多少因为自己在大学时代对散文文体过于轻视(20世纪80年代,从文体角度看,的确是一个诗和哲学的时代),后来意识到这个缺憾,一直在阅读上暗自留心,甚至试图在学理上略作梳理和阐发。国内学界知道我在美国留学是从詹明信游,攻批评理论,行文艰涩难懂,但恐怕很少

有人知道,我学院“体制内”的博士论文题目却是“白话散文与现代中国文人的确立”,“个案分析”处理的是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品写作。

惟其如此,当集子编成,自己心里也就再清楚不过,若以知堂及其弟子们的“文章”标准,这几篇东西实在是不合格的:且不说常犯“高头讲章”的大忌,就在“论说文”的范围里,也往往过于锋芒直露、不留余地,丝毫不见苦雨斋主人的闲适淡雅、从容不迫。可见自己虽为杂文随笔的形式自由所吸引,但在这个幌子下面,写出来的不是文人之文,仍是学者之文。这些文字间若有尚能向读者交待的东西,那肯定不是审美意义上的愉悦,而是社会思想意义上的“内容”,不管其价值多么有限。

至于这种内容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甚至找到自己独特的文体,只能留待读者去评判了。但自己窃以为,不同的形式,会“生产”出不同的内容;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会无形中给思考和感受力提供新的空间和可能。维特根斯坦曾经(以一种杂感随笔的方式)说,为避免肌肉的疲劳,我们需要变换身体姿势;我们同样需要不时变换思考和语言的“姿态”,否则心灵的疲劳僵化,会让我们的头脑变得固执、教条、无趣、钻牛角尖。

* * * *

作为初次写专栏的失败纪录,这个小册子本可以叫做《浅尝辄止集》或《虎头蛇尾集》。但为纪念作为“笔会”作者的那段时间,特别是“笔会”编辑的热情鼓励和无情催促;也为纪念自己强加于王安忆、最终却没能长久的文章缘分——更为感谢她的宽容大度,还是决定就用我第一个报纸专栏的名字——“纽约书简”——来作书名。这个名字,应能让我记住自己那一度熊熊燃烧、而且至今也没有完全熄灭的在做

学问之外写点东西的梦想、那种“苍白的火”(套用纳伯科夫回忆录的书名)。而“书简”这两个字,不但提醒我自己旅人、过客、游子的身份,更让我对三个曾给我灵感、梦想和许多不眠之夜的城市(上海、北京、纽约)生出几分早来的乡愁——虽然我并没有离开它们。

最后,感谢我的编辑周毅、张浩宇和李二民;没有他们的信任和期许,那些转瞬即逝的感受和想法永远也不会形诸文字。感谢上海书店出版社,没有他们的热心和好意,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聚会在一起。

是为序。

张旭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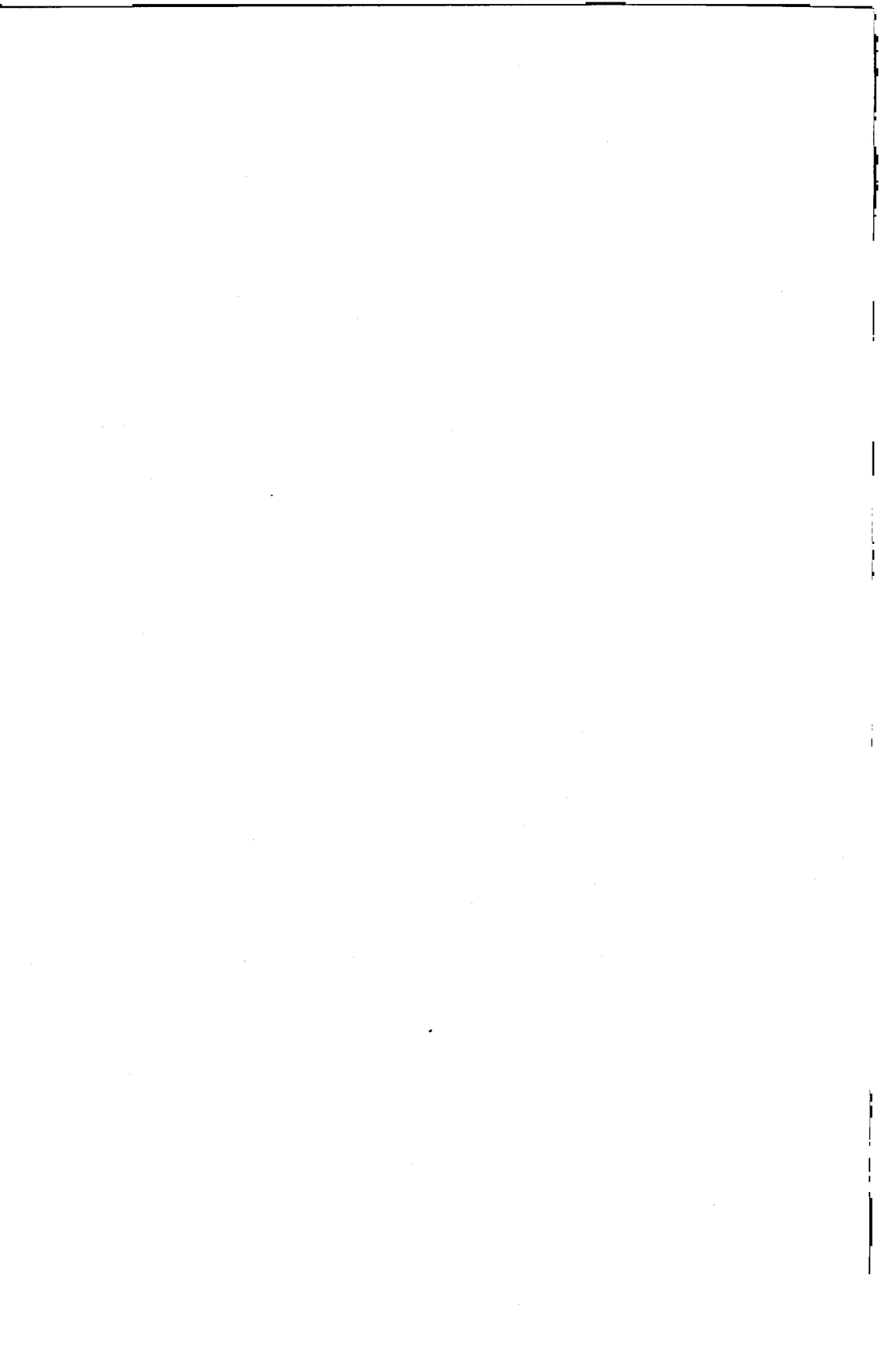
2006年4月8日于纽约

目录

序 / 张旭东	1
[近看美国]	1
带着惊愕和恐惧去观照	
——写于9·11一周年	3
美国与世界	9
[城市镜像]	23
上海故事	25
双城镜像：从纽约到上海	
——与托马斯·班德的对话	30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	38
[大学反思]	47
全球化与中国大学的精神使命	49
文化民族主义、“挫折感”与中国学人的精神使命	
——驳薛涌《甘阳与文化民族主义》	56

文化认同与学者的使命	
——梁任公《敬告留学生诸君》百年有感	69
[文艺杂谈]	81
王安忆·上海·“小文学”	83
美国诗人（外一则）	89
承认的政治与被承认的期待	99
在纽约看《英雄》	109
《长恨歌》：从小说到舞台	118
[对话与访谈]	125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反思：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	127
语言 诗歌 时代	
——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创造力的对话	139
王安忆、张旭东对话录	151
西学想象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展开	188

— 近看美国 —



【带着惊愕和恐惧去观照】

——写于9·11一周年

纽约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转眼一年过去。本·拉丹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9·11却已变成美国媒体的一个大俗套。早上翻开星期六《纽约时报》专栏版，一篇文章的标题干脆就叫“9·11故事八百万[按：纽约市人口]，幸亏没让你听我的”（“There Are Eight Million September 11 Stories, You Should Be Grateful I Didn't Tell You Mine”）。于是心里就后悔，不该当初头脑发热，应下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

因为我任教的纽约大学(NYU)和住所隔着苏荷和曼哈顿最南端的金融区遥遥相望，所以事发后接到不少问平安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其实，9·11那天，一早被从头顶上掠过的喷气客机吵醒，之后和其他人一样，只是坐在电视机前“见证历史”。不过当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南楼的时候，屏幕上的画面和从窗户外面传进来的爆炸声混在一起，的确产生出一种奇特的、不真实的现场感。当看到南楼轰然倒下，

滚滚烟尘像海啸一样自南而北扑来的那个瞬间,恐惧终于战胜了距离感;我和妻子站起来就往门外跑,去接在离家不远、但离“震中”更近的“红房子学校”上学的儿子。学校里早已满是家长,但秩序井然。学校门口的宽阔的第六大道,已经被各种消防车、救护车、军车和装着各种救灾器材的大卡车塞得满满的,平日自南向北的单行线,业已掉过头来,所有的车辆都在向下城缓缓移动。我们三人沿着布里克尔街往家走去。这条满是夜总会、俱乐部,有曼哈顿“爵士带”之称的马路在周末总是人满为患,此时空空荡荡,透出一种末日气象。刚走到苏丽雯街,只听站在十字路口朝南观看的人群尖叫起来,转过头去,就看到不远处孤零零的世贸中心北楼背靠湛蓝的晴空,正缓缓地、静静地沉入浓烟之中。后来一位北京的老朋友打电话来祝贺我“又一次目击世界历史”,我忍不住想告诉他,当时的感觉更像是在看好莱坞的灾难片,一切好像并不在“发生”,而只是一种似曾相识的视觉奇观。后来《纽约时报》果真就报道了一个家住格林威治村的八岁男孩,趴在自家的窗户上目睹了世贸中心的倒掉,几天后上学路上不见了那两座大楼,却搞不明白为什么它们已经不在。

美国的媒体和知识界好像很长时间内都没有从这一突发事件的震惊中反应过来。与“珍珠港第二”、“捍卫自由”、“善与恶的较量”、“帝国反击”、“新十字军东征”等通栏标题相比,英国媒体(比如《卫报》)最早提出了一些不太中听、但却很基本的问题,比方说,美国老百姓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政府在海外究竟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人这么仇视美国?只是在一片“血债要由血来还”的呼声中,这样的声音很难引起理性的讨论。苏珊·桑塔格曾笑话美国媒体众口一词地把劫机撞楼的恐怖分子称为“胆小鬼”未免有些不伦不类,指出“勇气”本是一个“道德中立”的词汇,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纳粹德

国士兵交过手的美国人都懂得这一点。她的本意无非是提醒公众不要在国难关头丢掉起码的思维能力和言论自由,但结果却招来一片唾骂,被指为没有爱国心的知识精英的典型。德国当代作曲家施托克豪森曾把恐怖主义者摧毁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称为“最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同样颇招非议,认为有伤纽约人乃至所有美国人的感情,弄得作曲家一再大骂媒体断章取义,因为他的原话本是“恶魔最伟大的艺术作品”。

在美国之外,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曾邀世界范围内的批判知识分子就9·11事件发表看法,但读来却仍有一种沉闷无力的感觉。唯一的例外是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亦译为杰姆逊)的文章。他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一,自冷战以来,西方“自由世界”不遗余力地压制和铲除任何通过理性、合法、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手段和途径寻求社会正义和探索社会变革的努力,在排除了一切可能的“替换性方案”、赢得“全球胜利”的今天,终于为自己准备好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本·拉丹这样的“非理性”冤家对头。二,9·11恐怖主义袭击本身还不能构成一个历史事件,它的含义和结果只能在它引起的后果,特别是美国全球军事和政治新格局中才能够予以把握。今年夏天访华时他特别强调,恐怖主义客观上对所有反资本主义的民主运动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它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进步力量时刻处在战争和“紧急状态”的阴影下。

詹明信的言论也许代表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所能持有和公开表述的最彻底的批判姿态。虽然其实践意义并不清楚,但毕竟在知性和历史的层面上为西方左翼廓清了一个明确的立场。可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纽约的中国人,每天进出家门时望着南边那一片空荡荡的天空,心里总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安顿下来。说实在的,我周围的同事和

朋友大部分在世贸中心“生前”并不怎么喜欢它，一位同事在 60 年代末还参与组织抵制大楼动工的市民联合会。作为纽约的老居民，他们珍视的是一个更老、更有“街坊”气和人情味的纽约。与他们相比，我们这些自天而降的新移民，虽然也喜欢纽约老街区的味道，但日常生活风景却更多地同那个被印在无数明信片上的“世界之都”的轮廓重合在一起。以往傍晚回家，总看见那两个高得突兀的银色几何体在夕阳中闪闪发亮，把近处苏荷区高高低低的老房子衬得模模糊糊，一片幽暗。也许就在那种时刻，于无意间，我已把世贸中心的双塔作为“家”的一个路标，把它当作“第二自然”了。它的消失，竟然也让我这个纽约的过客感到一丝怅然，好像胡同口天天看到的一棵大树，一夜之间不见了，让人每次走过，心里空落落的。

推己及人，渐渐对美国人对这次恐怖主义打击的不能释怀，有了一些同情的理解。无论如何，世贸中心双塔的倒掉，改变的并不是纽约一座城市的“天际线”，而是改写了美国人对“家园”的想象。想来美国从孤悬一隅的“新世界”到不可一世的全球帝国，其心理凭仗之一，是一个“家”字。我平日最怕看棒球，左看右看看不明白，觉得乏味到极点。曾认真地问一位土生土长的纽约朋友、“扬基队”的铁杆球迷，何以棒球竟是美国的“国球”之一。她连忙正色，认真答曰：“因为棒球讲的是如何‘回家’。”这虽然没让我对棒球增加好感，但却对美国人“回家”的执著向往，增添了新的认识。无论在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在冷战期间，美国人对本土安全的信心，实在是其全球扩张的一个支撑点。无论这个世界乱到什么地步（包括被跑到那里去的美国人自己搞得一塌糊涂），总还有一个安全、舒适、一切都井井有条的家可以回。

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建立在纯粹的现代性之上”的国家（马克斯·韦伯），美国人的“家”又是和现代性的观念结合